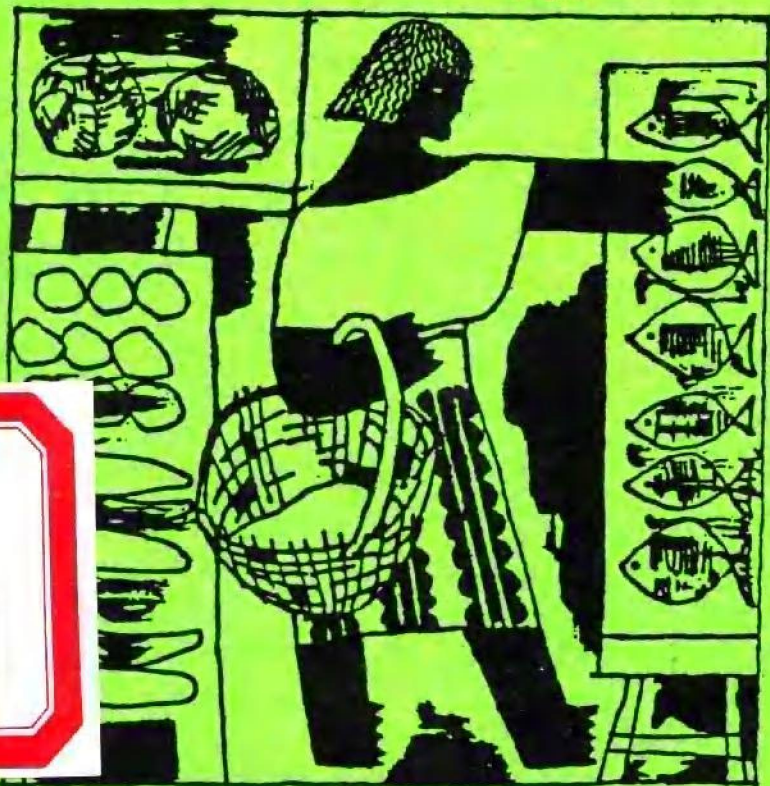


菜籃·菜攤·菜園

经济生活
热点丛书

程漱兰 王建鸿



学出版社

菜篮·菜摊·菜园



中财 B0001149

经济生活
热点丛书

程漱兰 王建鸿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56 号

经济生活热点丛书
菜篮·菜摊·菜园
程漱兰 王建鸿

*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)
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:787×960 毫米 32 开 印张:4.25 插页 2
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72 000 册数:1-11 000

*

ISBN 7-300-01292-2
F·359 定价:2.90 元

《经济生活热点丛书》

编辑委员会

CD33 46

主 编：卫兴华

副主编：严厚珩 陈秀山 贺耀敏
许光建

编 委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列）

卫兴华	孙 媛	许光建
严厚珩	陈秀山	陈 莹
邹伟东	贺耀敏	郭国庆
徐茂魁	梁 晶	董克用
韩晓明		

《经济生活热点丛书》序

这是一套面向广大群众的通俗经济读物。

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有许多经济现象是大家都很关心、都很感兴趣的。比如说，消费品市场的疲软、住房制度的改革、价格水平的涨落、国货与洋货的竞争、结余粮票的流通、财政补贴的增减、人民币汇率的下调、外债的偿还，等等。这些问题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，具有很强的群众性、现实性。许多人都很想知道这些现象是如何产生的，该怎样解决。为了帮助大家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这些问题，我们选取了当前群众最为关心、议论最为热烈的一些经济现象为内容，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。

我们的作者都是年轻的经济学者，有的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，有的在中央部委工作。他们思想敏锐，勇于创新，在分析当前群众关心的经济现象时，进行了认真的调查，掌握了丰富的资料，力求用生动活泼的形式、通俗易懂的语言，把大家知道一点但又不太清楚的经济问题说明白，理

清楚，给人以知识，以启迪。当然，由于每本书的内容不同，风格也不尽一致，但总的精神都是寓科学性、政策性于通俗性阐述之中，有材料，有议论，有观点，雅俗共赏，极富可读性。

虽然这套丛书是面向广大群众的，但对各级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的干部、大专院校的师生也是很有帮助的，丛书中的内容和看法还是很有新意的，很值得一读。

《经济生活热点丛书》编委会

1991年10月

目 录

引子.....	1
一 从“户口鸡”到“骂娘肉”	
到“爱国菜”	5
一顿吃了一年的货	7
令教授夫人生畏的菜价	11
吃大白菜的胃口终于“疲 软”了	19
二 副食品供求——七世的冤家	29
菜篮子、菜摊子、菜园子	
——“天敌”乎	31
谁也做不了老天爷的主	34
难以冲破的“蛛网”	37
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	40
三 漫漫流通路，上下苦求索	45
从大呼隆到一窝蜂	47
不干则已，一干就亏	51
靠“宰人”成不了大气候	56
乱收费、乱摊派、乱罚款，	

搞乱了经济	58
“公要馄饨婆要面”	63
四 路是人走出来的	73
让 1+1 大于 2	
——菜篮子里的系统工程	75
菜园青青，菜篮盈盈	77
区域分工，共建全国大菜篮	88
要当就当大老板	96
“公司+农户”，群龙戏珠平波澜	112
又要马儿好，马儿又可少吃草	120
人心不足蛇吞象	
——推动世界前进的动力	123
后记	127

引 子

19 世纪初的欧洲战场上，法军统帅拿破仑·波拿巴率部千里征战，所向披靡。全欧的反法联军，在这位法国资产阶级的大政治家和大军事家看来，简直不在话下。真正困扰他的，是自己军队将士们的身体状况：受伤的，流血不止，什么药也止不住伤口的血；没受伤的，一个个热毒攻心，嘴脸生疱，吃不下，拉不出，浑身难受。部队战斗力的这个“大敌”，正是长期远征将士只吃军粮，吃不上新鲜肉、菜、水果造成的。在那个年代，这些副食品未等运到前线就变质腐烂了。

拿破仑的不可战胜，同样表现在降伏这个“敌人”方面。他在全法街头悬赏告示：谁能研究出可以久藏远运新鲜副食品的办法，重奖一万两千法郎。于是，一个名叫阿披脱的年轻法国人，在多次试验、烂掉几十、上百公斤食品后，成功地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个食品罐头，人类迈出了鲜活副食品长期保质长途运输的第一步。

近 200 年过去了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

化。然而，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中国，竟也遇上了当年令拿破仑挠头的同一个问题——如何保证 10 亿中国人民营养丰富的肉、蛋、奶、鱼、菜、果等副食品供给，保证这支现代化建设的征战大军的生理需要和士气高昂。城乡居民家家户户须臾不可离的“菜篮子”的盈缺，远不仅仅是主妇们的家务琐事。“菜篮子”问题被提到中国的“统帅”们的决策案前，令千千万万中国的“阿披脱”殚精竭虑……。

本书为读者展现的，就是由温饱阶段向小康阶段迈进时的中国，为亿万家庭求得“菜篮子”充盈的努力。自然，这涉及到“菜篮子”后面的“菜摊子”、“菜园子”，涉及到提菜篮的、摆菜摊的、种菜园的，人们之间的不同盘算、利益矛盾及其协调。老天爷的“固执”、鲜活副食品的“娇嫩”，今天与千百年前一样。用来对付它们的：“武器”——今天的物质条件和体制条件，又都尚有欠缺。于是，随着本书的展开，读者将一一遇到困惑的生产者、为难的经销者、不满的消费者，并随之感受到政府的苦恼、市场的缺陷。当然，读者更可以看到今日中国的“阿披脱”们，为全中国人民编织满意的大菜篮子所进行的无数次探索，多方面尝试。付出的代价远甚于当年阿披脱。自然，得到的“奖赏”也是区区一万两千法郎不能衡量的。伴随着越来越兴盛的菜园，兴旺的菜摊，令人欣喜的菜篮，是稳定的经济发展、稳定

的人心、稳定的政局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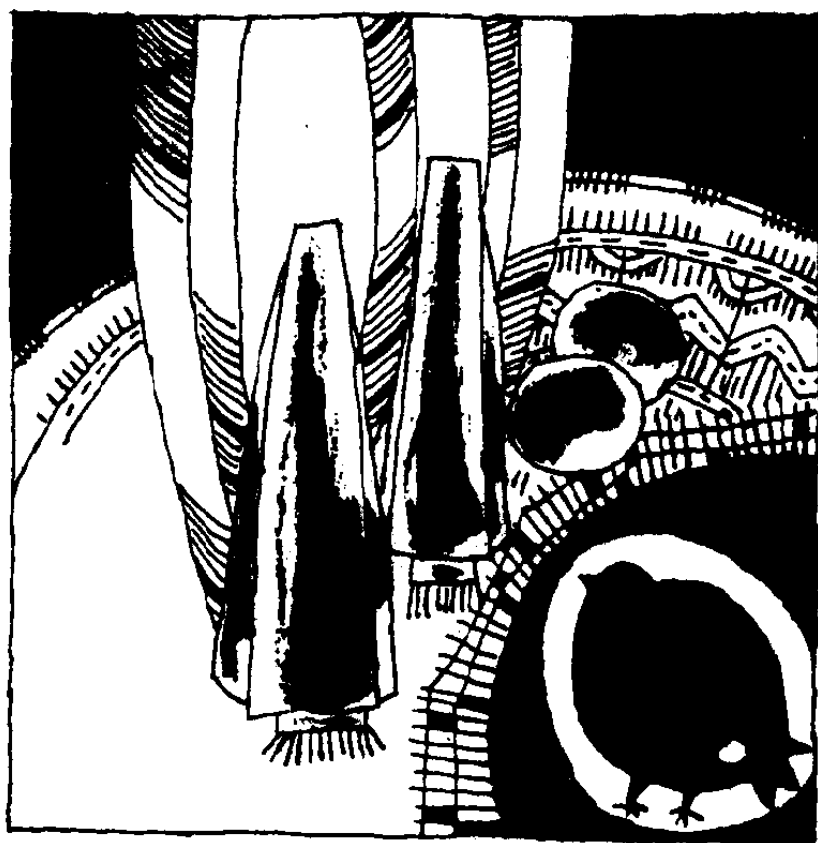
少说多做，是今天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的处世宗旨。与天堂齐名的我国苏州，最大的园林“拙政园”，其园名“拙政”二字，就出自其出资建造者、明退位大臣王巨野的“种蔬鬻菜”，“拙者之为政也”。若延其意而用之，则今日中国流行了几十年的“从菜篮子里看形势”可谓“源远流长”了。种好“蔬”，卖好“菜”，让大家吃得多，吃得好，吃得便宜，吃得满意，让“菜篮子”盛满微笑，这守拙之政，说难亦易，说易又难，其难易甘苦，看完此书后，读者自明。

1991年4月中旬。北京。

虽是春播时节，北京农展馆内正在举办的“全国菜篮子工程成果观摩会”，却向人们展示着“菜篮子工程”的累累硕果。在各省市展台上，那青翠碧绿的蔬菜，姹紫嫣红的瓜果，引吭高歌的鸡鸭，游弋自得的鱼虾，还有那逼真的良种奶牛、肉猪模型，无一不在夸耀着什么，也无一不在显示、预示着什么。它们真能开口的话，要说的首先会是，“菜篮子”——这个城乡居民须臾不可离开的副食品供应的代名词——改革开放十年令人欣慰的巨变吧！

从“户口鸡” 到“骂娘肉” 到“爱国菜”

经济生活
热点丛书



虽然，十年前的一切，今天生活在快节奏中的人们，已很少有时间去谈论，但是，当年那窘迫的副食品供应，一提起倒还个个记忆犹新。曾有那样的“神话”——

● 一顿吃了一年的货

70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，刚打开国门的广州市，很多海外华侨，思亲情切，高高兴兴回到故里。迎接他们的，是亲人们的笑脸，是家家丰盛的款待。可是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桌上的鸡鸭，是亲人们一年的“定量”——是仅在春节凭户口供应的“户口鸡”或“户口鸭”，而且鸡鸭不能“两全”，吃了鸡就不能吃鸭，买鸭了就不能买鸡……。

当时，广州那样的“鱼米之乡”尚且如此，北国边疆就更不用说了。在向北方奔驰的“京一沪”特快列车的卧铺车厢铺位下面，不时有一只只装满茭白、毛笋、河虾、海蟹的菜篮子，老练的列车员一看就知道，它们的主人都是从上海到北京的旅客，上海的纺织品早已不稀奇，唯有那菜篮子带回家或送亲友能赢得青睐。

然而，在以出省抢购副食品闻名的“东北虎”面前，北京人还蛮可以保持优越感。因为价格高、品种少的北京菜市场，同样是东北人愿意涉足的地方。不论是暑假，还是寒假，从北京出关的列车上，挤得满满登登的硬座车厢里，放假回家的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们，在单薄的行李外，还常常加上

一只纸箱，里面的甜椒、芹菜，码得整整齐齐的，足可见对父母的拳拳孝心。

传统体制时期因副食品供应而为全国所称羨的上海，要放在今天，也同样会黯然失色。不说 50 年代，因收入不高一般市民曾长年青菜当家，鱼肉仅作点缀；也不说 60 年代初期因自然灾害每人每天的“菜卡”上只有 1 分钱甚至半分钱的“光荣菜”供应指标，只要看看 70 年代每年春节前进上海站的列车就行了。从四面八方涌回上海过春节的知识青年，将自己所乘的车称为“强盗车”，原因就在于他们多得惊人的行李以及由此引发的争夺空间的“战斗”。列车行李架上，座位底下，过道上，甚至厕所里，到处都塞满了大号旅行包甚至麻袋。长途跋涉而会算计的知青们带的是体积小价值大的腊肉、咸鱼、干果、干菜，也有偷偷带上几只活鸡的。由此，合家的团圆饭就会大大增色。须知，与广州一样，上海人也是一年一户一只的禽指标，而且还不是活的……。到 1978 年为止的近 30 年间，全国每人每年消费的家禽一直在 0.4 公斤（8 两）上下。

那时，不仅是城市居民，乡村居民的“菜篮子”也同样匮乏。原因十分简单，生产太少，生活太穷。绝大部分土地、劳力、资金投入了国家统购的粮棉油生产，农民只能用剩饭米糠喂一口猪，养十几只鸡鸭，还要完成生猪、鸡蛋的派购任务。所剩部分，不少人家还指望它去换几个油

盐钱——戏称为“鸡屁股银行”。因此，除了自留地生产的蔬菜不成问题外，荤腥通常只有过年才有。也因此，乡村小学生最容易学会的比喻就是，“象盼过年那样……”。然而，即便是过年，在一些贫困地区，那放在桌子中央的大鱼大肉，须从年三十一一直供到元宵节，才能真正动筷子吃掉。若来客中有不懂事的小孩子一筷子下去，定会有大人呵斥了去，并告之这叫“留有余（鱼）地”。这种习俗的后面，是多么令人心酸的贫困啊！

而且，与城市一样，在乡村，也只有非农业人口有权享用平价肉禽蛋，尽管也同样很少。广大生产副食品的农民要去食品站买肉食，只有两条路子，一是找人“批条子”，一是与屠夫交好。曾有那样的讥讽公社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的笑话：某公社副主任主管后勤，专批条子，但他不会使用标点符号，每每将自己的大名与前面的“同意宰杀”、“同意售两斤”的批文连在一起，于是便成了将××“宰杀”、××“卖”掉了。这种笑话，今天的孩子是听不懂的。落叶知秋的文艺创作，还曾生动地反映了一个乡村食品站的屠夫随着改革发生的“兴衰荣辱史”。当年人们将其奉为“屠夫皇帝”，割一块杂碎卖给你就是大赏赐，因而他在众人面前志得意满，完全可以与吴敬梓笔下的屠夫丈人（范进的丈人）的心态媲美。然而，改革了，放开了，还是屠刀在握的他，当集市上摆满肉摊时，他也就从“皇帝”的宝座上跌落下来，成